



*Xinhai Fanzhou*

田晓明  
著

心海泛舟

上海三联书店

田晓明 著

# 心海泛舟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海泛舟/田晓明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4  
ISBN 978-7-5426-3033-9

I. 心… II. 田…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0766 号

---

---

**心海泛舟**

著 者 / 田晓明

责任编辑 / 杜 鹃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mailto: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180 千字

印 张 / 16.5

---

---

ISBN 978-7-5426-3033-9/G·973

定价:32.00 元



锻炼总与痛苦相随，雕琢常与割舍同义。

烂铁千锤百炼成钢，玩石精雕细刻成器。

生命是一首动听的曲，天籁之音，令人荡气回肠

生命是一片洁白的云，飘洒晴空，让人神采飞扬

生命是一座雄伟的山，巍峨挺拔，使人肃然起静

生命是一泓清澈的水，波光涟漪，叫人心潮荡漾

生命是一棵常青的树，生机盎然，给人以愿景和希望

生命是一本耐读的书，回味无穷，给人以智慧与力量



## 目 录

---

- 003/父亲的赞扬
  - 010/距离
  - 015/家风
  - 021/遗憾
  - 024/忧患
  - 029/自信
  - 036/幽默
  - 041/沉默
  - 045/和谐
  - 049/静远
  - 055/机会
  - 059/尊重
-

- 063/人生五味  
066/“为”与“位”  
071/“好”与“坏”  
076/“外套”与“内衣”  
080/人·狗  
084/吃软饭的  
088/弱者的生存  
091/闲话“胜者”  
094/女人最想要的
- 101/天道酬勤  
107/老张的文字  
110/无题  
117/“疯狂”之后  
120/政治辅导员  
122/面对“网虫”  
125/肯定性谈话  
128/学生工作随感  
131/回望数学楼  
135/懋善先生的画外音  
140/常回头看看
-

- 143/理想
- 150/孤独心理解析
- 159/孤独与寂寞
- 163/孤独与人际
- 168/回味孤独
- 172/生与死
- 176/晕轮效应
- 182/“管理”与“文化”
- 187/“文化”与“人性”
- 196/对“文科”的初始认识
- 202/堂皇而无知的偏见
- 206/“文科”学者确实“烦”
- 
- 210/陕北行
- 216/山东行花絮
- 219/访日杂感
- 
- 230/浮世断章
- 
- 254/拾起的记忆(代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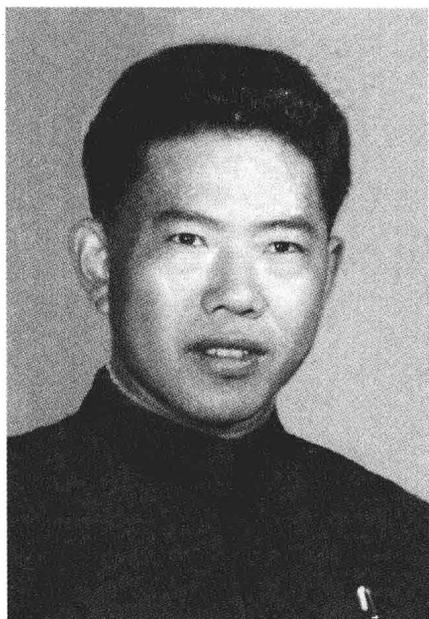
## 父亲的赞扬

人们大都是在严父之情与慈母之爱的培养和哺育下长大成人的。如今的我，慈母之爱依旧，严父之情却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与无穷不尽的思念！

在我心目之中，家父对子女是严格的，更确切地说，他对独子的我要求近乎于苛刻！对于严格，不同经历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人们生活词典中的注解往往是“高标准、严要求”、“严厉”之类的词语。然而，透过这些词语，我们不难感受到“严格”的背后，其实就是“赞扬的难得”。这难得的赞扬是一种承认，更是一种内在的强烈期望！在我脑海之中，竟然难以找到父亲赞扬的记忆。有时，我甚至潜意识



父亲和母亲



父亲

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赢得家父的肯定与赞扬，乃至现在！

童年时代，我在外公、外婆身边度过。逢年过节，家父总是带来一些水果或土产看望二老，这似乎成了一种惯例。按理说，无论是父亲的到来，还是面前水果的诱惑，童年的我都应当欣喜若狂。然而，只有外婆偷偷地塞给我一个苹果时，或在家父离开之后，我才可能尽情地满足那份低级的需要。因为，在我记忆深处，“贪婪”的目光曾经招来过父亲严厉的呵斥，甚至无情的巴掌。这便是“严父”留给我最初始的印象。

十一岁，我从冒庄耕读小学正式升入章尖小学就读四年级。也许是班主任夏逊清先生曾经是我母亲的老师，抑或是我的启蒙老师李和先生的极力举荐，我当上了班长。出生在苏北落后乡村的我，尽管不知道优秀干部的准确标准是什么，但要强的性格和虚荣的需求总是驱使着我努力地探寻，寻找成为一名优秀班长的方法与捷径。平日里尽心完成老师交办的各项任务，那是情理中事，自不必多言。但我隐隐觉得仅仅局限于这些，很容易被同学看成是老师的附庸而被孤立。作为一名优秀的班长，似乎还应当学会“笼络”人心。于是，我斗胆从慈祥的外婆私房钱中悄悄地取走了两元<sup>①</sup>，在第二天体育课后，给全班同

注①

在当时的苏北农村，两元钱可谓是一笔不菲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壮年劳力十天的工分。

学每人送上了一根5分钱的糖水棒冰。殊不知,家住邻里的同班女孩很快将消息告诉了我的外公。当晚,我看到了素以沉稳而被乡邻敬重的外公暴跳如雷;见到了慈祥的外婆投给我的怨恨目光……父亲来了,据说是外公让父亲领我回家。尽管后来我并没有回到老家,但父亲却让我第一次实实在在地体验到了什么叫做“皮开肉绽”。事后,外公照样呵护,外婆依旧慈祥,甚至父亲还时不时给一些零用钱让我自由支配,但“偷过钱”的劣迹,总使我如鲠在喉,以至于而今数钱的时候,哪怕就是领取自己的工资和奖金,我还有些心有余悸!

初中阶段,我离开了外公外婆,寄宿在远离老家的学校。而假期中,我基本上在家中度过。随着年岁的增长,作为农家长子,我也不得不开始承担起一些家务或田间的农活。一次收工归来,父亲顺便从自留地里采上几只香瓜。或许是一种巧合,更确切地讲,这是一种刻意的考验。父亲将五个大小不等的香瓜放在桌上。依照大小顺序,我主动将大的分给了双亲和两个妹妹,留给自己最小的一个。母亲将我拉到身旁,将自己的香瓜塞到我手中。然而,我仿佛已经注意到了父亲那严峻的目光正注视着这一切,我轻轻而又坚定地推开了母亲的手,拿走了属于自己的小香瓜。不知是出于什么心态,我将自己的小香瓜悄悄地藏在书包里,待妹妹吃完后,再拿出来慢慢地品尝,这似乎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平衡!然而,当妹妹的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其讨厌的哭闹声便很快招来了父亲对我的体

注②

在苏北农村，每家每户都将列祖列宗的牌位供奉于正堂。小孩有违家规时，家长往往令其跪拜在祖宗牌位前反省，这是长辈体罚晚辈的常用方式之一。

罚——跪省<sup>②</sup>。不一会儿，里屋传来了父亲呵斥母亲的声音：“……从小不知道照顾妹妹，将来还不知道怎样对待老人呢……”我知道，这是母亲在为我求情！当然，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因为母亲也同样知道，这是徒劳的！我实在无法忍受父亲这种不公的态度

和粗暴的作风，尤其是看到妹妹此时竟在父亲背上爬来翻去，好不亲热，我甚至怀疑：他，是我的父亲吗？长大之后，从父亲与朋友的闲聊中，我知道了父亲有着自己独特的子女教养方式，这就是“穷养儿子富养女”！

……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也慢慢懂事了。虽然父亲的呵斥越来越少，但我还是能经常感受到他那严峻而略带抑郁的目光中所流露出的一种失落！也许是倔强性格之使然，抑或是出于一种近乎于绝望的期望——渴望得到父亲的承认和赞扬，无论对待学习，还是对待生活，我总是兢兢业业、孜孜以求……

——1983年8月4日傍晚，我从学校取回高考成绩，欣喜地冲到田埂边，找到尚未收工的父亲，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父亲：“我考了505分。”父亲直起腰来，看了看我说：“我还以为是605分呢！”便继续自己的劳作。我悻悻地地下地帮起了农活……直到晚饭时，父亲让我陪他喝上一杯，我那紧张而尴尬的心情才有所释然。我清楚地记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酒！

——1986年1月22日下午,化学系学生党支部开会结束之后,我便风急火燎地赶到凤凰街邮局,将自己入党的消息电话告知给父亲,父亲反问道:“你还真觉得自己行吗?能不能沉稳一些……”若不是营业员提醒,我竟忘记了付款。那天,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返回学校的!

——1987年6月28日晚上,当我将留校的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回话:“是留校,不是留学。”我又一次感到茫然!

——1991年7月13日,我的任命通知下发了。中午,我便将其复印件寄给了父亲。十天后我收到父亲的来信,信中只有寥寥几行:

“晓明,来信收悉!27岁担任学校人事科副科长,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欣喜,周恩来27岁时领导了南昌起义……望戒躁!父字”

——1992年春节,爱情的浪漫与婚姻的现实所形成的反差使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母亲的开导多少给我以宽慰,但是,我似乎更倾心于父亲的指点!然而,家父严肃的面孔又让我欲言又止。返校后不久,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你读了十多年书,而今大学毕业,并且成为高等学府的人事科长,应当学会克服自己的急躁情

绪，培养自己宽阔的胸襟，不要对人家的要求太高。你要善待她的父母及姐妹，尤其是因为她们家没有男孩，你就应当更加用心！否则，她父母会很伤心的！你而今已经成家了，理应让我们放心，不能总是让我们操心，让我们失望……”

——1993年9月21日下午3时，犬子毛毛出生，我给父亲报喜，父亲却告诫说：“你儿子还没有做好，现在成为人父，今后的路就更加难了！”

……

这就是我的父亲！尽管我后来得知，在我每一次成功或有所收获之后，父亲也在人前人后炫耀，甚至吹嘘自己的儿子是如何如何争气，但在我记忆之中，父亲对我从未有过当面的赞扬。

父亲的赞扬，令人神往，催人奋进。然而，父亲的第一次当面赞扬，竟然是他的临终嘱托！

1997年4月15日下午，将要撒手人寰、谢世西归的父亲，费力地将我的手放在母亲、妹妹的手上，艰难而坚定地说：儿子让我放心……

父亲去世之前，母亲正在苏州帮我照料小孩。父亲用平生的气力支撑着生命最后的时光，向我当面表白了他一生的寄托与期望！其实，他心底里早已知道儿子对父子之情的理解，临终前的赞扬似乎可以弥补儿子内心的遗憾，让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轻装疾进！他！无憾地走了！

却没有给儿子任何机会——让我解释,让我弥补……

父亲的赞扬,竟是如此沉重!如此悲怆!她好像一把巨手将我无情地抛进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深渊,使我一生愧疚!终身遗憾!

……

时光,无疑是治愈心灵创伤的一帖良药!它可以让人们慢慢地淡忘记忆中的伤痛!然而,对父亲的怀念,时光却如同酒药,使之伴随着年轮的流逝而越发浓烈、醇厚,更能惹人心醉!更加令人心碎……

——父亲去世五周年怀感  
(写于2002年4月24日)



## 距 离

有人说,在没有文学的年代里做着文学的梦,灵魂是苍白的;在没有书籍的环境中爱上文学,精神是饥渴的。我就生长在这种苍白和饥渴的年代,平日里,除了翻了又翻的几本连环画和看了又看的几部老电影,实在没有太多的文化新奇。相比之下,倒是公社文艺宣传队的样板戏巡回演出,或多或少给我年少而干枯的心灵以一点滋润!也许是没有太多的比较,抑或是她的确太漂亮,我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铁梅”!按捺不住那份朦胧、稚嫩的情感,在一次演出散场时,我悄悄地摸到后台!因为我很小,大家都没在意而各自忙碌着卸妆。我第一次如此靠近而专注地看着她!然而,当她转过身来,我吃惊地发现,她,竟然是个“麻子”……

这份破碎的困惑与遗憾,便是我对距离的初始理解!

岁月,总是在不经意间匆匆流逝。而我对距离的理解,也在这时光流逝中日益深化、不断升华……

---